



臥龍崗志卷之二



襄

景星瞻父輯

鈞固菴父校

祭文

祭諸葛丞相文

晉李興

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為文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

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鸞虞嘯。雲雷陞
而潛鱗驤。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
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得寶。釋臥龍於深藏。
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
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
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教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
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
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頹其夕。誰能不歿。責有道
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

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先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魁魁以髮鬣。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其識諸。

勅賜忠武侯廟規祭文祭品檄文碑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乞賜祀典題額。以昭忠義事。禮房准勘合科付承准禮部正字三千五百九十三號勘合前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

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差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曙題據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叅政許復禮呈照得南陽郡城西七里許有阜隆然綿亘四十餘里名曰卧龍崗乃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崗上有草廬故居廬前有忠武侯廟廟中塑像繪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書院故址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節自唐宋以來鄉人立祠祀之血

食有年。西北有紫山。相去三十里。乃龐士元隱居之所。傳所謂伏龍鳳雛。正存于此。此亦隆中地。蓋秦以襄陽隆中爲南陽郡也。元初兵焚之餘。棟宇圯壞。鞠爲藜莽。大德戊戌。府官修葺。以關張配享。延祐二年。因近臣奏請。創建孔明書院。命翰林院詳定學制。取侯之遺訓。講室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材。撥田奉祀。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歲久風雨摧敗。至國初。祠燬。宣德間。南陽知府陳正倫。陳懌。相繼修葺。廟

宇一新。歲久又頽。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擇士以教之。久而又廢。弘治乙卯。參政顧福。分守茲土。乃檄知府馬輿等。復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又歸其原設主田四頃。以供祀事。迄今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有司鄉人以義起之。未經奏請。廬亭初覆以茅。後因常腐。易以瓦。猶扁曰草廬。亦未經奏請。題額。夫以侯之忠貞節義。載之史傳者。昭如日星。其翊正統。信大義。輔幼君。植綱常。見於出師二表者。迄今

國朝志 卷之五
讀之真可使人流涕。當建安以後。天下奸雄肆起。併吞中原。曹瞞劫遷。魏懿謀篡。亦不復知有漢矣。然卒使天下曉然知曹魏之爲賊。而人紀賴以不墜者。侯之力也。至於出處之正。同伊呂。攝政之誠。同周公。此先儒羅從彥。張南軒。文仲子。極言以稱之也。其視定國死事。禦大災。捍大患者。孰軒輊邪。我國朝崇重祀典。洪武二十一年。固嘗采禮官之奏。與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矣。然侯之精誠貫日。千載不磨。當必戀戀

于靜修。舊遊之地。而我國朝恩禮普及于群祠。顧於孔明大節。肯靳之不若。故元之崇重也邪。是蓋前官未經奏請。爲時缺典。望乞具奏。請賜廟額。及春秋祭典。秋祭就於八月二十八日。亦合用仲月之禮。使英魂義魄。歆饗於抱膝藏修之地。則不但郡人官守。得以揭處妥靈。而於地方觀感之下。導忠勸俗。所係亦爲不細矣。時值歲久。廟宇墻垣。又爲風雨摧頽。已行有司估計修理。除估計工費的實。另行具呈外。今將

前項缺典緣由具呈定奪施行等因到臣爲照漢臣諸葛亮之佐先後二帝也忠貞節義載在史傳昭如日星有不容掩者但襄陽不過亮與隱士龐士元往來遊息之地因嬴秦以爲南陽郡屬之故該襄王奏准奉有祀典題額今隆中實爲亮藏修發跡之所海內之人聞者莫不欲卽其地登其堂仰見其儀型千百載之上顧廟宇不加葺祀典不加修題額祭文不加請賜焉殆非所以昭忠節訓天下而勸後世者也

除廟宇書院臣督令修理外如蒙准言乞賜禮部再加參詳果合禮制就便酌定春秋二祭日期并賜祭文及祠廟題額併有司永永嗣而行之如此庶見我聖朝崇報忠貞表彰節義非徒慰靈爽於既往抑將垂訓勸於無窮矣其於世教豈小補哉臣不勝拳拳懇請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正德二年十一月內該襄府暫理府事光化王奏稱襄簡王先年

慕隆中佳秀。擇爲茔葬之地。後任事之人不能體王之意。將諸葛亮廟遷於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廟且陋小。隆中東去數十步。有一窩。欲將亮廟那移。修建等因。該本部題准。行移本府。自備工料。益造廟宇。完日另行奏請廟額祭祀。續該光化王奏稱。廟宇已成。乞要請賜廟額。及春秋祭祀。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移翰林院撰與祭文。賜廟額名忠武。定與祭品。春秋致祭。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欽差提督撫治鄖

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曙題稱。南陽郡城西有卧龍崗。乃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躬耕之地。崗上有草廬故居。廬前有忠武侯廟。又有孔明書院。歲久風雨摧敗。除督令修理外。乞要再加參詳。果合制禮。就便酌定春秋二祭日期。并賜祭文。及祠廟題額一節。爲照漢丞相忠武侯諸葛亮避東漢之末運寓南陽之西崗。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其出處之正。輔佐之誠。先儒比之伊呂。則固有不可少者。今廟宇

荒落祀事久廢。委爲缺典。旣該提督撫治鄖陽都鄙。史蔣曙具奏前因。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行移翰林院撰擬祠廟題額并祭文。仍照例定與祭品。脩行河南布政司。轉行該府。於每年春秋仲月。就遣本府官致祭。未敢擅便等因。題奉

聖旨。是廟額還名忠武。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河南布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該府。脩辦祭祀。於每年春秋仲

月。就遣本府官致祭施行等因。脩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勘劄。脩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如遇每年春秋仲月。該府動支庫貯。不係贓罰。無碍官錢。買辦鮮潔品物。遣本府官致祭施行。仍申分守該道。并撫治衙門。知會。俱勿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賜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春秋祭文。維嘉靖 年歲次 月朔 日河南南陽府知府 某 欽奉朝命。致祭於漢丞相諸葛武侯之神。惟神學

術正大。出處光明。功蓋三分。首委身於帝胄。忠宣二表。早發跡於隆中。瞻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秋。恪脩祀事。仰祈靈貺。昭格無窮。一品物猪一口。羊一。鯉魚。醢肉。醢菹菜。共五品。米麵食共五品。菓子五品。香一炷。燭一對。帛一段。酒二瓶。行三獻禮如儀。嘉靖七年正月。日右劄付南陽府。准此。春祭用次丁日。秋祭用八月二十八日。大明嘉靖七年。歲次戊子。三月吉日。南陽府知府謹推官石州張欽。同立石。

明肅宗遣祭武侯文

使臣

駙馬都尉鄔景和

青齊楊應奎。同知江都李重。通判饒陽張學。姑蘇徐謹。推官石州張欽。同立石。

詔曰。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塗。待二表乃行。觀其褫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與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遣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祭忠武侯文

明雷鳴春

維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八月乙酉朔越二十八日癸亥河南南陽府知府雷鳴春謹以剛鬣柔毛香楮庶品之儀致祭于諸葛武侯之神曰惟神漢代之傑君子之龍抱竒才於叔世完正氣於隆中出處揆度舉動雍容集思廣益開誠布公與蜀一念天地憐其正出師二表鬼神鑒其忠伯仲伊呂蕭曹下風誠人物之殊絕宜今古之追崇草廬葱鬱崗月朦朧巍巍其貌耿耿者裏要識興亡關氣運敢將成敗論英雄嗚呼悲哉悲哉嗚春叨牧茲土景仰高踪英靈尙在感慨惟同謁名祠而展敬悼王業之鮮終冀神明以昭格篤皇佑於無窮尙饗。

祭諸葛武侯文

明 葉秉敬

嗟哉夫子兮千載忠臣伊賊操之挾天子兮夫固嚙手而爲君賊智百倍于新莽兮何乃頰首而不敢以卽真賴夫子之在蜀漢兮賊破膽而驚神嗟祁山之六出兮喜天戈之肆陳死制司馬之魄兮生擒曹氏

之魂驚豪奴與悍婢兮。將奪位于主人。發一士尊鉗制其家兮。令彼睥睨而無因。真千萬年一大痛快兮。又何出師未捷之云。是蓋愛夫子者。過于望夫子兮。故猶以大統未集為噓。惟予小子之愛夫子兮。獨不在于一統而妙。正在于三分。肅拜祭而陳祠兮。覺夫子大笑吐喜氣而氤氳。

碑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元王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為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為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草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

爲之用。獨武侯高臥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群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以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僞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

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胄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爲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崗曰臥龍。俗以爲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

國朝志 卷之二
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爲瓦礫榛莽丘墟良可
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
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
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
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二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
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歲事一易
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以雲長翼
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海觀者之敬

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
任持事又割旁近田二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
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旣能敬一日
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
悉况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送神辭以
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峩
峩兮其纓于于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
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

今我滂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朱璣

南陽縣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許。有崗曰臥龍。舊有諸葛武侯祠。歲久就圯。唐王妃蘓氏聞之。啟于王曰。聞諸葛孔明漢季之功臣。南陽之英偉。祠宇弗稱。恐無以妥神靈。無以慰往來瞻拜者仰懷。王曰。吾亦云云。汝有雅志。聽汝成之。乃捐內帑貲財。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命承奉白震總程督事。堂之梁楹棟椽朽蠹且

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斃除壞階。昔之阨圯而黜闇者。悉歸然闔壯。煥然炳絢。既訖功。謂不可不誌。歲月竊惟孔明致身盡瘁。忠宗社。扶漢統。有功於國家者也。其英靈與元氣流行於天地間。陰翼我國家之心。千載猶一日。况南陽故耕之地。而神之可戀者歟。古之君人者。創修之事。史必書之。或有病其厲民。或有美其義舉。若德妃是舉。無勞一民而窮其力。非諂邪神以徼其福。亦

非表襮所有以沽名。欽嚮一方先哲而崇奉之。秉彝好德之懿。盛矣哉。毋儀一國者之修舉。公天下古今之心所同然者。其不可美而可書歟。謹書之。俟采風者攷焉。

重修武侯祠碑記

明孫哲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川屠公諱倬。字文卿。尊奉天明肇修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興炎祚。寔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

崇尚。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廟所尊。厥有恒祀。儒臣撰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復修治。墻屋傾凸。丹碧漫漶。日就圯廢。豈所以欽古賢承德意。惟昔鄉先王。沒於社。則祭畏壘之民。尤厯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圯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頽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侔雲漢。光采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

稱朝廷。崇古尚賢之懿。再踰年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樂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當塗興讖。赤鏡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爻既極。乃戰于野。棲棲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臥維龍。抱膝長嘯。時乎不逢。泥蟠天飛。感風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石畫。無言弗酌。受遺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玄象示變。惜也未止。忠士攸歎。烈烈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暘。有嚴闕宮。

龍崗之上。往廢斯飭。菲矣宏敞。尊德尚賢。修祀敬其。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明惠。望君車塵。龍崗蜿蜒。環以清水。浩成有碑。於千萬祀。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倖中。而疵纒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

纒即類字音未疵也

逃千萬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則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腦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

隳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疆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讐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于涑水之論。而竟黜于考亭之義。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

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
爲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崗爲草廬舊址。漢史稱
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
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
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朝祠燬。宣德間。知
府陳正倫。陳愔。相繼修葺。歲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
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修建堂宇。復書院
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頽圯過半。弘治己卯。河南

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土。乃檄知府馬興。下知縣李通。
鳩工市材。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
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臥
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于戊午。夏四月。
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
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史劉君俊。亦預焉。顧
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
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

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記云。

重修諸葛武侯祠祀

明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崗。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卽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克廣之。又卽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帝

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徃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

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二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

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

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
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
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
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
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
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
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
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
部使者之所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
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
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尙德者哉。則凡正教
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
士爲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有恭約慎靜之名。
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碑刻石。使後之人有
考而繼之也。

忠武侯祠記

明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于天。而具于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百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于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于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于塗炭之中。登之于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功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

隱于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于先主。遂枉駕三顧于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于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

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庸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臥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惔。以甲辰各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勗倡。寅柔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于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于川。輦石于山。陶甓于野。庀工備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鐘鼓。凡俎籩豆。凡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于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民。各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猗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

惇乃一德。用扶天網。用力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燁。師進于涪。星隕于營。混一之志。潰于垂成。有子曰瞻。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臥龍之崗。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搆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饗迺饗。迺饗新宮。惟祀之崇。

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武侯祠記

明 葉桂章

嘉靖乙酉歲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於卧龍崗。崗在郡城西南可十里許。叢竹蕭蕭。古木森森。映祠之前。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為石梁。梁內為正門。門內為坊。坊入為殿宇。肖侯貌其中。後豎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崗脊為八角亭。圖以八陣。即草廬舊地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

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尚存。其變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為崗。原墜客亭三間。以資遊息。最上丘為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為裙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漸下。惟中巔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曩時久未葺。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甃坵地。毀於黜墜之厲。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余方縱觀。病無以為興理也。於是乎捐厥廩餼。圖維事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

東陽君慨然曰。有司之責。而煩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雘。圖維其終。畱紹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尚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弭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為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為高山。覆之一簍。余安能為役哉。然善歌之人。繼其聲。故犒師足以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是日。即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元任。聞之。尤樂為助。吾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援筆書

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拜書比諭之。有樂助之者。當俟訖工。書之碑陰。

書指道碑陰

明任義

指道司碑舊矣。諸葛先生舊廬在。今府城西南五里。去迤裏鄧官路之南。二百三十步。前朝殿宇俱廢。豐碑敗垣。突爾尚存。我朝雖經前知府陳偉輩。檄飾殿宇。然亦就簡而成。歲久風雨莫禁。草莽四塞。趨無正

道。俾謁者仰瞻之頃。辭氣萎爾。徒餘嘆息之聲。如義曰。龍壑留殘照。虬枝老歲霜。是也。去歲孟冬之前。府中長吏二倅。咸慨然議曰。惟先生忠義昭日。前以行而先生草廬峻。華而在地。其殿廊門寢。理宜高大。且建書院於北。亦如殿廊之勅。繚以重垣。守以道侶。庶爲遠圖。功垂成。義陟彼高崗。注日川阜。相爾東北。端可闢道。遂步廣直。刈草莽。修封界。植於楊栢。行對如禮。既而又豎此指道之碑。大書曰。漢諸葛孔明舊

廬示人以知所從入。噫。數年後繁陰滿地。殿院撩映於叢林間。俾謁者張拱肅步而進。仰瞻之頃。必辭氣浩發。競欲効忠貞之節矣。是則一殿院。封植之興廢。豈曰無關於世教也乎。

諸葛忠武侯臥龍崗碑文

明 史東昌

古今談相業者。伊尹周公尚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雖三分鼎足。難與殷周比隆。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千載下。弔龍崗而慨慕者。仰侯之心事。宛然與伊

周共一轍焉。余曩役楚道。經龍崗。白水之墟。謁侯祠。如禮而去。倉卒未有言也。明年癸丑。奉上命來守此邦。仰止高風。自幸可淑治蜀遺軌。而兩朝歷相之業。不有可闡揚其梗概者乎。侯生於漢末。值鹽井漸涸。群雄并起。天下忽忽焉。不知有劉氏。彼時耕南陽。吟梁甫。高卧龍崗堂中春睡。窗外日遲。夫豈有一毫求聞達之心哉。所稱耕莘樂道。不殊於此。迨立德以中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鑑。顧侯于草廬之中。諮

詢以當世之事。於是慕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魚水之歡。頓成鼎足。比七擒而天威屈。六出而奇才服。司馬心寒。甘受巾幗。蜀之虎。卽崗之龍。斯其聲靈赫濯。巍然三代之祚乎。而予謂侯之所以武且忠者。其真不在乎此也。緬想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怠職犯法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褒。惡無細而不貶。長史張裔。竊嘗嘉侯之作相矣。猶不可及者。惟是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惟恐付託未效。

親君子。遠小人。諄諄于上。表出師之時。殲彼漢賊。酬乃先帝。必欲使炎劉沛上之天下。揭日月于中天。蓋漢之室。不復不休。侯之心。不死不止。忠貞昭格。簡在帝心。方之負宸臨朝。徙桐遷義。昭昭于千秋百祀。直精契而神孚焉。故曰伊尹周公尙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政惟其心之同耳。惜天不祚漢。侯乃告終。王業偏安。僅紹正統。其不能流唐漂虞。蕩殷滌周。擴一統之鴻勳。而豎無外之駿烈者。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

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管樂自比。夫亦其撝謙之詞。而非自許之意乎。予不敏。又有覃懷之命。再拜龍崗。武侯其式憑之。用勒斯言。以志仰止。

重修諸葛武侯廟亭碑記

國朝 劉景榮

蓋聞廟祀。有國之重典。崇功德之報。樹風教之標。故功在社稷。或在生民。則祀之。即功在一方。能捍災禦患。亦祀之。若名不足以副實。澤不能以及民。則祀不舉焉。余甫蒞茲土。簿書鞅掌。未暇詢訪山靈。迨數月

始耳知南之陽。有諸葛菴者。迺漢丞相武侯廟貌也。余齋宿往謁。其地有亭。間數武而有廟。拜瞻遺像。凜凜如生。令人肅然起敬。但殿宇猶完。顧其亭則已傾圮矣。余意槩欲新之。第念武侯忠貞。與星斗爭光。備業。同天壤共久。神機武畧。幃幄運籌。能寒奸瞞之膽。足貽司馬之羞。誠千古一人而已。然則侯之名。如日之在天中。侯之神。如水之流地爾。日照月臨。皆侯之祠宇也。山薇水藻。皆侯之俎豆也。又何藉宛南一杯

土而棲靈宅魄也邪。雖然方侯之隱跡南陽。囂囂自得才猷。比于管樂。功名薄似浮雲。及草廬三顧。遂許昭烈以馳驅。興廢輔孤。其德業出處。大約與伊尹相似。所謂王者之佐也。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名成而業建。維侯之心已慰。亦安知不翩然故址。終遂其囂囂自得之志哉。况乎列像清廟。若臣父子兄弟朋友。生則相依。沒猶共聚。若謂侯靈不專在是。豈其然乎。余故庀工而重建之。匪獨妥侯靈而昭勝跡。抑令後之奸雄過此者。颯然膽寒。忠義仰瞻者。勃然思奮。其亦神道設教之微歟。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侯之忠貞。事業又不得與山靈同日而語。安見南陽亭廟。不與高風少室齊聲。而媲美也哉。

重修諸葛丞相忠武侯祠記

彭而述

史稱建安十二年。昭烈三顧諸葛亮于南陽。南陽西七里許。相傳爲卧龍崗。即公躬耕舊處。相沿有專祠。內貯草廬一區。周墻重宇。朱楹碧榭。堦除前後。碑立

如林。每皇帝御宇。輒遣官告祭。郡城冠蓋。以及負販。頂禮祝禱無間。歲時伏臘。蓋公之大業。天地爲昭。三尺童子。能言之。靈之在天地。如水之在地中。不必南陽始有祠。南陽其發跡之地。揆以祭典有其舉。勿或廢也。則南陽之宜俎豆公。與成都並隆。固其所也。予嘗讀公遺事有感焉。漢室傾頽。奸雄竊命。郿臍方燃。五銖不競。秦鹿既走。晉甲方興。昭烈雖王孫。煢然一涿郡布衣耳。馳驅於呂布袁紹曹操之間。狼狽於徐州河北汝南之際。身在羈旅。一枝靡棲。妻子不保。敢問王業。此時雖有關張萬人敵。周旋左右。而昭烈英雄無用武之地。髀裏肉生。功業不就。所以滄泗橫流也。維時公高卧隆中。抱膝爲梁父吟。誠如公出師表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也。先是昭烈自汝南後奔依劉表。居荊州數年。自傷摧折之餘。求賢如渴。德操元直。遂以伏龍鳳雛之說。殷殷爲昭烈言之。噫。此天之所以助漢歟。抑鼎足之烈將成而

火德重炎也。昭烈于是引躬式廬。車駕凡三。爾乃握手定交。歡若魚水。剖以當世之務。定于三分。迄今繹其草廬數語。勸其結好東吳。跨荆益以圖中原。後來無一事出其範圍。公真神明哉。宜司馬懿觀其營陣處。所嘆以爲天下奇才也。獨世爲公惜者。當時昭烈與龐統入川。公在荊州。後來不宜輕去荊州。而入川以致有荊州之失。既失矣。昭烈爲壯繆伐吳。曾不聞公以一言止之。又致有西陵之敗。燒鎧斷後。踉蹌白

帝。抑何憊也。若使荊州不失。既無西陵之敗。一意結好東吳。併力破曹。乘曹遷都。避銳之時。長驅入洛。庶幾國賊授首。而高光之業再見矣。後來雖屢出祁山。斜谷。屯兵五丈原。而荊州既去。關張諸君又歿。誠所謂萬牛回首。丘山重矣。漢業之成於三分。公爲之。漢業之竟於三分。亦公爲之歟。適公祠久圯於風雨。三韓張大將軍。與分守使者。太守。郡倅。司李。諸君。鳩工重葺。新之。丐蕪詞爲志。永久。因論列公遺事如左。乃

若温公紀年。帝魏而屈蜀。此其說蓋為晉地耳。司馬其遠祖也。朱子作綱目。直從獻帝被廢。系章武於建安之後。其論始定。噫。得春秋春王正月之義矣。作迎神送神二曲。令有司以時享焉。漢道凌遲。帝子心悲。投淚揮戈。兮恨其力微。侯盱衡於海澨。兮將棲乎南土。鬱彼隆中。兮乃龜背之墳起。戶外履聲。兮有人大耳。王孫兮。征車麟麟。侯之出兮。三分業業。帝兮。王氣氤氲。駕木牛兮。騰流馬。蘭漿拂拂兮。甘

盈把。望草廬兮。翩然而來下。右遊神何不攬轡兮。故鄉。

葑豆穰穰兮。白水臨觴。有兄子瑜兮。江東之望。兄不

來兮。弟不往。侯老于軍中兮。子復疆場。濯桓靈兮。配

高光。上拜三十六玉皇。仲謀漸滅兮。建業灰。漳水東

流兮。銅雀亦頽。舊井其冽兮。舊廬新。西望成都兮。東

瑯琊。南陽鄧縣兮。惟侯之家。右送神

重修武侯祠院碑記

柯彩

從來至誠動物。精忠格天。出處之正。始終如一日者。

如漢丞相諸葛武侯是已。記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侯皆兼而有之。其廟食百世宜哉。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者有三焉。攷其遺跡。於瑯琊。則遡所生也。蜀與滇。報其功而懷其德也。至南陽。又其躬耕養晦地也。亘古及今。遂相傳。宛有卧龍崗云。予卅角時。讀侯出師二表。又於稗史中。見拒吳伐魏。治蜀南征諸事。輒掩卷嘆曰。古伊呂儔也。豈區區營樂足比。顧安得於楚蜀六詔間。登臨憑弔。一訪遺跡也。

壬戌冬。余自黔之威寧。改鎮南陽。蓋威寧古鬼方也。卽侯昔日南征道也。拜命之日。私心自喜。或以向之。景慕未至者。屢幾可以登眺而神交乎。下車諸務未遑。卽首謁侯祠。但見古木參天。殿閣巍峩。中塑侯像。綸巾羽扇。儼然如生。而以子瞻孫尚配。享於左右。兩翼祠外有別殿。供奉昭烈帝。又以壽亭侯桓侯同祀。榜其名爲三義廟焉。傍廟又有書院。嗟乎。以魚水之君臣。皆燕翼之孫子。聚于一堂。肆祀弗替。侯亦可無

憾矣乎。祠後有亭。相傳爲草廬舊址。亭開八面。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陣圖。并書侯擬古所作十三篇於窓櫺間。又鐫出師表於石上。此皆侯精力之所貫注。而拮据於數十年間者。亭之後有樓。刻歷代賢人懷古之作。樓端爲宛人歲時伏臘飲胙之所。自明季以來。兵燹頻仍。傾圮過半。余爲之感歎者久矣。蓋魚腹新都。壘石成陣。尙有神明呵護。豈可令卧龍故地蕪莽不治也。爰偕同志捐俸修理。令危樓百尺。縹緲斐

空。凡稅節桴棟。悉施丹雘。煥然改觀。三閱月而告成。噫嘻。余嘗過許昌之墟。涉秣陵之野。求當年宮殿臺榭之蹟。灰飛煙滅。卽孫曹司馬輩。惟有嘻笑怒罵。千百年不輟。求如我侯之聲施顯赫也。何可得乎。侯生平學術功勳。具載史乘。不具論。惟是先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沒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而已。及卒如其所言。由此觀之。侯爲忠臣。爲純臣。耶伯仲伊呂。何多讓焉。世之爲臣者。展謁遺祠。興懷弔古。剛毅忠貞之志。亦可以油然而興矣。是爲記。

南陽卧龍崗記

鄔景從

距宛城五里。有崗曰卧龍。漢丞相諸葛公抱膝長吟處也。蓋世所稱南陽諸葛廬云。或曰。建安之亂。天下多事。南陽于漢爲荊州。固非無事之域也。公何獨高卧于此。以爲樂土。曰。是乃公之所以爲公也。識時務

者。謂之俊傑。非公吾誰與歸。當夫漢之季。天下大勢在荊州。宛介方城。漢水間。通許雒而控江淮。尤三國必爭之地也。漢且復西。兩川門戶。將有所豫附。而劉表輩非勸亂才。其時其地其人。公仰觀俯察已久。方其君臣相遇。握手數言。天下大事。蚤定于草廬之中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之謂歟。崗曰。卧龍誠有以也。雖然。世無三顧之君。公將終身焉耳矣。得君而事。則鞠躬以之。始能爲潛。而終不敢爲亢。公其全

乎龍德者耶。君子謂其出處有王佐之風。信哉。古大臣爲君所就見者。惟尚父與公兩人。尚父釣渭濱。公耕南陽。皆能屈至尊之駕。其後興周紹漢。又各以奮跡之所。爲首事之區。兩人出處。殆一轍矣。若夫成敗利鈍。可爲者人也。不可爲者天也。公何有焉。公三代遺才也。尚父以來一人而已。余夙讀前後出師二表。未嘗不流涕。想見公之爲人。時因校士清中。弔公舊居。而有感焉。謹再拜勒文於石。

書院碑文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記

元程鉅夫

皇帝卽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顓言。臣

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位崇智下。無以仰答聖

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弘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崗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崗。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

之。巫覡禱糝。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臣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廟學矣。遂諉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廼合僚吏祿入之贏。以脩傭。相山之有良木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

于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溜庫庾。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脩。屋以間計。祠有十二。廟學四十有六。端壯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

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學爲武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材之齋。閣所以叢群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旣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群雄並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

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問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之童。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于祀爲宜。祀于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溥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

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奉翰林云。詩曰。惟

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跡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先王。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亾。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霞舒。尚相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忠。光我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誠。四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我

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碑陰

皇慶延祐。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治具。昔未遑考。彌綸大脩。煥乎燦然。見諸事爲。則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崇隱逸。百司胥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昔也。時之臣鄰。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

司創書院。以我育人材爲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名。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臣賡。嗚呼盛哉。陛下于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閱六七前政。猶未入刻。至元消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巖壽白之于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具。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泊。知事郁提。控案牘滯。僉曰。茲制勅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花赤答失蠻。

縣尹仲謙。主簿元貞。典幕克明。弗旬已剗之石矣。倡興修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子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聖人之心爲體。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可但作章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設拜手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之記

元張繼祖

至正乙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州負時達過許昌。予僑居草堂。揖曰。走承乏是役。卧龍祠下。以奉香火敬。

其故址忠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關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勵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堂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材。雄敞壯麗。大其故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四十星霜。風雨震凌。瓦木腐落。走歷三換歲華。戰懼

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學養士為急務。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為書院。俾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別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長汝其戢勿怠。于是掄材鳩工。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遺像剥落。復設色焉。飾其牌扁。繪其祠壁。新其井亭焉。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

尊壘爵玷籩豆之屬百件有奇。几五檠六供卓五。皆朱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尙二將于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所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之知。走代其勞。請子文其事。刊諸石以白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而義之。竊謂侯之名。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勲業。依吾天子而益彰。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然。撫其本末爲之傳。而後見侯生平大節。佐昭烈興復漢祚。剷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唏。朱子有云。幾運意不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勵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儼然如生。奚啻篡侍遠之知畏。亦豈陳壽官見能窺其髣髴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彼其曠事者。烏可同日語哉。遂書以檄後君子是焉。

重建南陽卧龍崗諸葛書院碑記

國朝 閔興邦

人材之盛莫過于東漢之季。說者謂建和以來。俊厨顧及。咸懼黨錮。故懷竒負異之士。深藏于山谷。待時而動。譬之丹砂玉液。以及稀苓。一當其用。皆能奏效也。而伯仲伊呂。純然王佐者。惟武侯一人。卓絕千古焉。公瑯琊人。從叔父依劉表。知表不足與有爲。因居隆中。晨夜從容抱膝長嘯。比之耕莘釣渭者。先後一轍。當是時。曹瞞據天下之半。收漢之臣子。以爲爪牙心腹。而孫權竊江東。亦不憚高爵厚祿。網羅英俊。公

若隱忍以就功名。其取封侯樹旗纛。必駕荀彧周瑜而上之。矧瑾仕于吳。誕仕于魏。皆昆季也。誠與比肩事主。豈不甚易。而公隴畝躬耕。不求聞達。迨草廬三顧。幡然勃然。始從昭烈於挫折之餘。不階尺土。不需歲月。而鼎足之形先定。此裴松之所謂翊贊宗傑。以典微繼絕。克復爲已任者。誠知公之心矣。夫噓炎漢之燼。鞠躬盡瘁。忠也。綿竹之戰。詒謀垂後。父子死國。孝也。無歲不征。民安耕耨。仁也。損益連弩。推演陣圖。

木牛流馬。出於意表。智也。痛漢賊之未報。王業之偏安。一身任之。義也。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街亭箕谷。連請貶爵。廉也。節也。公之爲人如是。是故摠軍國之重。而不疑其震主。執賞罰之柄。而益信其無私。以至恩流境內。威攝敵人。廖立李嚴。沒身悲暴。迹其行事。三代以下。名臣多矣。誰能與公頡頏耶。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卧龍崗。公所隱居。樂道處廬。井咸在焉。舊有祠祀公。元至正十年。勅改爲諸葛書院。聚生徒。撥贍田。

使學于其中。惜自明季。委爲灰燼。六十餘年。莫有過而問之者。予以戊辰夏撫豫。是冬十二月。卽奉命勘荒。憇居南陽。登武侯之高崗。詢卧龍之舊廟。父老

歛歔。皆云燬于兵燹。予亟欲修復。而無一可董其事者。去年冬。適新守朱璘蒞任。來見間。隨以此事謀之。朱守曰。茲璘之責也。敢不鼎新。予捐俸以授朱守。俾親爲相度。營木石。雇匠役。錙銖必稽。材備矣。遂于七月起工。落成有日。而請予文以壽之。石。予以爲書院。

之建。非務其名。欲使士子入而講習之。其忠孝廉節。仁義智勇。能如公之萬一。亦可以不負斯民優游坐論。托之于抱膝長吟。豈公之所望于後人。豈予之所望于士子哉。吾聞士厚俗淳。明知向學。故以公之賢。歷九州而獨隱于斯。寧非心愛之故。流連而不去耶。彼後公而生者。若張睢陽。鐵司馬。皆有百煉彌剛之性。百應不竭之才。而所遇非時。死而後已。與公同符。學者尙論古賢識所從事。甚毋曰三代以下。無全人樂之足云。庶後人知所取法焉。

重修諸葛書院碑記

國朝 彭始搏

去郡城西南七里餘。崗勢隆然。當涪水之隈。漢忠武侯諸葛公草廬在焉。元至大二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於草廬之東。創建學舍。皇慶二年。集賢院士言。賜額諸葛書院。翰林承旨程鉅夫奉勅記之。逮於明季。巨寇焚燬。廢爲丘墟。康熙庚午。我

皇清受命已五十年矣。政修化洽。文教稱極盛。其冬上
虞青巖朱公來守南陽。甫下車。即謁忠武侯祠。徘徊
垣外。求書院故址。荆榛彌望。竟不可得。愀然歎息者
久之。次年辛未春。以郡乘考之。乃復經營於草廬之
東。白其事於大中丞閻公。遂捐俸令。檄公董理。中建
講堂。傍建齋舍。後建三顧祠。中祀忠武侯。以司馬德
操。徐元直配之。庖湏門寢。無不備具。將告成矣。而舊
碑出於階下。其建置規模。宛然符合。若有神相之者。

嘻。異矣。壬申冬。將迎王釋奠。郡人士相率來乞予言。
予謂道命於天。率於性。蓄之於中。則爲天德。抒之於
外。則爲王道。用雖異而體無不同者也。然體道之功
要。其造端必由於能寡其欲。而後天德可以漸存。能
去其私。而後王道可以漸行。亦烏有不本於學問者
哉。典謨所載舜禹準夔。其行事綦詳矣。由夏迄於商
周。伊傅奭旦。相業稱最著。然亦何嘗不兢兢于身心
性命之學。其見於訓誥諸篇者。可述而知也。逮至炎

漢五百年間。扶弱主申大義。庶幾王道者。僅得忠武侯諸葛公一人。其生平學問源流。得之最正。故其自爲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集衆思。廣衆益。與寡欲去私之旨。若出一轍。以故能明義利之分。辨王霸之業。判忠佞之品。植君臣之坊。一生建樹。表表出于人寰。迄於今。距忠武之世遠矣。凡經過祠下者。瞻拜遺像。諷誦遺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爲忠貞。其感動乎人心之良者。爲何如乎。世每以公之聰明材智。得於天。宜居多。而不知公之本於學問者。爲至深也。及世之衰。士喜功名。樂權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今之則無設施。亦勿足觀。蓋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吾追之統孔子而後。得程子而復續。然程子之稱忠武侯曰。有王佐之心。又曰。有儒者氣象。文中子嘗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而程子亦以此許之。則侯生平之學問。可槩見矣。今之學者。苟其仰侯之高風。而思藏修乎書院。

其必究淡泊寧靜之旨。率集思廣益之訓。而寡欲去私。守爲學要。而後天德可以漸存。王道可以漸行。治平之績。無難復見於天下也。青巖公生於禹會諸侯之鄉。幼聞穀山理學之傳。出宰洪洞。又與范君彪西研究性命。其來守南陽也。特表忠武風勵學者。其能汲汲於學問也。蓋非無所本云。

募修南陽卧龍崗諸葛忠武侯祠疏

鹿祐

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實兼備聖賢體用之學。考其生平行事。無不原本經術。與三代之英相頡頏。方其躬耕隴畝。三顧而始出草廬。非所謂席上之珍。以待聘乎。長坂敗軍。卒能跨有荆益。不猶憂臣靡收餘燼。以佐中興乎。其受詔托孤。寧異阿衡負展之任乎。其務農殖穀。何殊三農生穀之遺乎。至於七擒孟獲。神于執訊。獲醜蠻荆來威也。六出祁山。隱然仇不共天。奉命討賊也。出師上表。吐盡忠誠。其即傳

說沃心仲山補袞也。分兵屯田。計爲久駐。其卽因地制賦。寓兵於農也。治國以嚴刑。是取刑亂國而用重典也。集思廣益。汲引蔣費董向諸賢。洵乎休休而有容也。他如制八陣圖。精於易卦之變化。造木牛流馬。得記里。指南車之神奇。廢放李平。廖立。聞公薨而垂涕憤死。豈徒奪駢邑而無怨言。吏民歌思弗忘。爭爲巷祭野祀。不僅賦甘棠而懷君奭矣。總之公之爲相。類乎伊周。公之爲將。同乎呂召。孰謂管樂蕭張之

倫可擬哉。揆厥由來。專以澹泊寧靜爲之本。蓋其娶婦則擇醜女。身都將相者二十八年。自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是以養其全神以勞王事。至于鞠躬盡瘁。以一身繫漢之存亡。雖天意莫回。薰臣早喪。而德業之隆。後代無比。固宜萬古以薦馨香者也。然自陳壽忌諱本朝。妄加訾議。由是論者互有褒貶。皆未足窺公之全。惟我大司農遂寧張公。知公深而慕公至。網羅舊史。輯成忠武志一書。而後

公之全體大用益著焉。剗既竣，板藏臥龍崗忠武祠中。但祠久圯毀，不免風雨漂搖。適南陽守廣寧羅君政事餘閑，雅能懷古，以新公祠為請。余思南陽乃公嘯歌之地，今廟貌雖存，而丹青剝落，豈所以仰先型而訓後世歟？敬捐俸為鳩工庀材倡，凡我同志，幸助而成之。其補於世道人心匪細也。

重修卧龍岡諸葛廬記

歐陽文忠公 謹

嘗讀古而至臥龍躬耕南陽，昭烈三顧其廬，輒心

焉嚮往慕其地，而以不得一至為悵然者。匪朝伊夕

矣。辛郊冬，余旅食京師。廣陵楊公出鎮是邦，以皇華

許君為媒，羅而致之幕下。挈來南陽，越明年春，王正

月有四日，值雪霽，遂策蹇往遊焉。余回慕夫南陽諸

葛廬者，意必丘壑幽深，竹籬茅舍，臥龍先生之流風

餘韻，猶有存者。乃見靈旗遠颺，殿角嵒峩，丹扉洞啟

固已爽然若失矣。肅冠裳，瞻拜遺像，覓黃冠而問之

黃冠曰：三顧遺蹤，無復舊存。此地向有祠宇數椽，傾

圯敗壞不堪蔽風雨。潘陽羅公來守茲土。爲鳩工創舉。廣大其殿宇。飛翬其廟貌。殆未數月耳。殿後尙多隙地。有古栢十餘株。皆數百年物。已建一草亭。最後造層樓。可以眺遠。請往觀焉。於是歷草亭。登危樓。憑高望遠。穆然徒見山高而水長也。黃冠曰。觀止矣。復數日。郡守羅公請鎮臺往遊。商所以經營而擴克之。楊公曰。此武侯隱居之地也。若徒廣其廊廡。增其廟堂。不盡失其本來面目歟。樓前隙地頗寬。厥曷若積

土爲山。壘石成峯。設曲廊。置臺榭。爲南陽勝概可乎。羅公曰善。第似此經營。須得一位置丘壑人。顧安所得其人乎。楊公遂以予爲言。余謝不敏。強而往。城之西北隅。爲前唐藩舊址。有山石尙存。瓦烟蔓草中。爰檢取其什一。駕牛車而運至其所。工始之日。治平基址于土礫中。得石碑五。俱先輩題咏。內有臥龍崗十景。題爲前藩。唐王所首倡。羅公喜曰。此天欲興此工也。請卽以十景位置焉。余曰唯唯。爰是因其先創

草亭爲之一亭。外置小橋爲小虹橋。亭之東稍北爲古栢亭。三面開窓牖。護以闌干。自東而北。爲曲廊。爲山梯。上舊所有高樓而遠觀焉。樓之南自東而至西北。蜿蜒作土山正面。疊石成峯爲梁父巖。自西北而南而西。穿一穴爲老龍洞。上造一平臺曰半月臺。樓之東南復作一小山。依古栢置石磴爲抱膝石。樓之西北。竹屏曲徑。草廬三間爲野雲菴。樓之北。密栽修竹。竹迳透迤。至東墻由月窟其外。則平疇嘉禾。繞屋

秀實。置一田舍爲躬耕田。其南造小殿一層。爲三顧堂。昭烈遺像位其中。花卉竹果密于內。榆柳雜樹圍于外。而卧龍崗之十景。復全。遂成南陽名勝矣。至若春和景明。百物資生。花香鳥語。水秀山清。夏則濃陰蒼蔚。白河如帶。清風徐來。披襟稱快。時而秋也。楓葉霜酣。烏鴉翔集。雲樹竒觀。冬凝素雪。一望無際。千頃瓊瑤。光涵萬里。而四時風景爲之畢備也。時平歲豐。政通人和。案牘不繁。公餘之暇。郡守羅公。時邀與

俱遊。一日登樓望遠。把酒臨風。相與歷數古跡廢興。或至湮沒而不可考。羅公愀然曰。此亦荒烟蔓草之墟也。今則改觀矣。安知異日不復變而爲荒烟蔓草乎。鎮臺楊公曰。人生行樂耳。富貴於我如浮雲。又安計夫身後之名耶。然昔者東坡知杭州。于西河築長堤。跨六橋。迄今十景猶存。烏知吾兩人去南陽。後來賢者修葺常新。更擴充而廣大之。未可知也。搃之不離。潘陽羅公爲之創。相與大笑。各滿飲一大白。屬余

爲之記。

時

康熙壬辰歲嘉平月恭記

臥龍崗志卷之二終

重脩臥龍岡忠武祠紀

南陽距城西七餘里有臥龍岡山環水遶形勢綿亘
爲武侯躬耕三顧地舊有祠宇幾廢幾興滄桑致慨
康熙庚午歲前豫撫閔大中丞曾櫛前太守上虞朱
公復脩之殿宇畧備未及數年而梁棟凋殘墻垣傾
圯有坵墟之患後先大夫秉節南汝按部至宛瞻拜
侯祠慨然有禾黍之感立意鼎新嗣因見背事未果
行越戊子冬余由桃源司馬擢守茲土自喜以爲得

成先大夫之志適造袁江拜辭大司農 遂寧張夫
子夫子出所纂忠武志示余且諄諄以師表忠武爲
訓及抵任卽虔詣卧龍岡仰瞻遺像肅致拜跪而祠
宇四壁俱無以蔽風雨梁朽椽折低徊久之幾不能
去復又徧閱碑亭草廬僅存遺址是後爲寧遠樓所
有題楠椽楹俱剝蝕朽爛不堪復用其餘斷碣殘碑
前人之所留題吟咏者苔埋蘚封穢蕪多不可讀是
非守土者之責哉於是博諮衆議併白其事於大中

丞 穎川鹿公公可其謀遂捐俸以首倡而七郡寮
寮暨各牧令俱量力効輸余董率其役選材鳩工經
營荒廢越一年而成凡祠宇碑亭草廬俱依舊制而
復新之次於武侯抱膝處壘石成岑以表遺蹟右旁
建伴月亭老龍洞左旁建古柏亭遠以迴廊最後寧
遠樓四週繚以矮牆登樓可以野眺南瞰荆襄北指
河洛縹緲萬狀西北隅構堊雲庵三楹東隙地爲躬
耕處亦建屋三楹前爲三顧祠內設武侯遺像樓上

供文昌帝君寶座內貯臥龍岡志板及忠武志板使
 院主掌之又於祠旁架以櫺廊鐫刻前人詩賦記贊
 砌於墻間以垂永久另建諸葛書院於祠外小虹橋
 之北以為談經講學之所更置祭田於內以供春秋
 祀典餘者可脩逐年脩葺之費俾忠民靈爽藉是代
 遠千古山川永為生色凡郡之紳士庶民及往來仕
 客登堂瞻拜肅然興起乎武侯之風而各思為忠臣
 為良士郡守將有厚望焉是役也起於辛卯年七月

訖於壬辰年八月共閱工十四月有奇拮据拮茶今
 已聿觀厥成也後之有同志者庶幾有感於斯踵事
 而增脩之則此祠之新雖謂與忠武爭光千古也可
 是為紀告

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十一月上浣之吉郡守襄
 平羅景題



重脩臥龍岡旣落成恭謁武侯祠跋

康熙壬辰子月重脩臥龍岡忠武祠旣告竣郡守
羅景適膺舉卓異入覲赴京明年癸巳五月乃還越
宿趣謁武侯於堂下禮畢復造草廬登寧遠樓軒然
四望而宛城十萬戶森列目前太守慨然曰民庶矣
不可不富民富矣不可不教夫興學校作人心整法
度激濁揚清此太守之責也樂利親賢盛德入人之
深使百世不忘而興起者至道之感也宛之人曰侯

之靈於宛也災必禦患必捍水旱疾病禱祀無不應故歲時伏臘畢致祭於祠宛人之戴侯也如父母然今者侯祠之新趨事效能奔走恐後固有不介而孚者人之愛慕乎侯歟抑侯之忠義道德足以感發乎人也太守茲後惟賴爾三子之力爾其遊於斯息於斯誦習於斯聽太守教言而知所法守也夫躬耕馘畝勸力食也抱膝長吟志守貞也草廬蕭然樂天命也二顧待聘慎出處也二表流芳啟忠義也羅列古

今名公詩賦匾額碑碣以供翫覽觀其文如見其人也三顧祠中立昭烈像右翊以武侯堂庶一德固已左次以壽亭侯桓侯同祀顏以三義名旁又以子瞻孫尚祔於左右一堂之內煥乎君臣則有禮也兄弟則有義也父子祖孫作述之繼賢而忠孝盡於一門與夫交友切磋之有道其爲世教人心係非淺鮮也外建書院則太守作興民俗教育人材惟忠武之風足以庶頑立懦欲爾民仰之如神明事之如父母相

觀而勉於善也今太守受

天子命將往神木宛之父老有以借寇爲言者太守誠不忍一日之去宛而私不廢公毋相強也爾二三子惟聽太守教言永矢勿諼則如太守留宛也故於臥龍岡之遊聊誌數語以爲宛民贈

肯

康熙歲次壬辰夏月襄平羅景星瞻氏題



